

水心先生文集

五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鄭仲酉墓誌銘

章貢黎諒

前集

君姓鄭氏諱噩字仲酉温州平陽人曾祖瓊祖榛父躬故皆不仕君中進士第爲台州天台縣尉發刑武義縣丞臨江軍錄事參軍知其軍新淦縣淳熙十一年十二月初六日卒年五十六君治獄察辨而堅明保義卽孟友諒有妻趙又挑寡婦茅以居如二妻茅之男其夫李之子也畜於友諒以病而殞茅告趙謂爲謀殺之也掠治不勝痛自誣服將抵死君訊知其寃與一郡官吏爭論累月趙卒得不死有僧惠果想范模者曰模善爲騙吾攜疏乞錢而模使其徒黃文昌致吾空寺中僞出姓名謬多題施因數取錢物酒

食以相報設今巨費矣然無左驗有司疑之君令益
取經雜問模他事徐視其答則有與題施之字同者
數十鞠之果模與文昌謀改筆易書以詐之也遂伏
罪斬險素大縣誅責厚往往失施置累令坐不良去
吏部榜闕於亭甚久人莫敢當君歎曰吾欲無待闕
而畏其難可乎單馬之縣盡疏邑病陳義引古以撼
諸使使稍爲動得頗有蠲損既不迫於朝會然後調
柔其囂者以寡訟矯強其愿者以趨學三年之間縣
以大治聲流江西諸使會當薦者君爲首君積與守
不相下守怒中君以法賴諸使緩之而君亦已先遇
疾遂卒官下更十二年慶元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其
子益朋壽朋始葬居於縣金舟鄉斜溪山夫人陳氏先

卒女嫁承信郎李韶進士林某林某余昔識君於武義武義小邑沙渚井落盡目前也而君偉然長大步止如山旦出治事不過食頃輒閑靜終日余時氣盛未甚涉事私竊竒愛君謂如此人便當勒功建侯勤勞國家不應於此置之也其時天子方綜名實修政事親拔材能士不以次用之君間至行在封上數千言天子爲下其書使第其可行者條上之而其人尤用事人謂君幸一見富貴且來矣君笑不應後五六年始用格改官人又謂君已了近時所謂債縣者正復平進未失晚遇也而君又已死然則人之私願其然者命固不與之合又况君負氣節必行意終不以勢撓而從也則命雖不能如君志亦何必深

咎也哉余一夕宿茆道旣夜參半回風飛雪簷簷就
寐忽有列炬聲稍譁啓門則君自縣走視余相對焚
然俄曰被郡檄明當至某處復揖歸其舍雪益急比
曉沒井幹矣人怪此縣丞竟夜行雪中何也今余老
不自立辱君知坐念太息壽朋來諗葬故乃銘之曰
嗟仲酉身實大智又過諸兩不就将掩焉銘殆播歟
慶元二年十月十八日

彭子復墓誌銘

士多以意爲善鮮以力爲善也誠得其意聖賢何遠
如意之而未至焉遂又以意爲力也則善非其善窒
其材枉其德矣今夫意之者如望遠焉目之所至身
可至乎天下之理備矣尺度按之規矩占之若稱物

然斤石之差必以其力不可誣也以力從意不以意
爲力力所不及聖賢猶捨諸力之所及則材爲實材
德爲實德矣初子復能勝冠東南之學起昔之宿聞
腐見皆已遞散剝剝奇論新說忽焉交列橫布士之
研聰滌明澄氣養質精意所獲自爲深微矣趙家堯
舜而身孔顏也哉其一時師友盛矣而子復又最先
周旋其間其間之早矣然而子復知爲善之難非同
聲趨和之所能至也故不敢以意之爲是而獨以力
之能者試之常左經而右律目驗而耳覈考實以任
重先難以致遠非其心之所通雖誠聞之不苟從也
非其行之所至雖審知之猶愁置之其脩身使奢者
嗇其治民使煩者理朝廷不養交卿黨不合譽侃然

求其是而已嗟夫不同其所趨而不異其所合寧少
於其意而致多於其事徒辛若於所難而不敢安樂
於所易也何子復之用心勤行之篤哉昔孔子謂無
能一日用其力於仁而又曰未見力不足者然則以
力而不以意豈古人亦以爲難也子復姓彭氏名仲
剛温州平陽人曾祖迥祖宗盛父汝礪贈承議郎初
任婺州金華縣主簿曰古人先正名主簿者主其簿
籍云爾今簿籍多廢絕何以名官乃求得四勝帳校
其差謬類爲數百冊載焉衢州大水上司令子復覆
視而後賑子復請曰衢水高者出屋危殺稼溺人行
道共知既再檢實矣猶往覆視者防吏之欺將使民
實得食也然恐待覆視而民不食死矣上司感其言

即出來志子復所爲民賴以活移台州臨海縣令均其民之力役圖縣鄉之地幾都幾保合爲大圖地之所有皆物數之有獻鄉圖者子復曰善猶有遺其人曰無子復指曰某處嶺也嶺邊某乙居之某地有松林水步今忘之矣其人大驚不知子復何以能知之也由是扶羸整壞以就堅新盡爲他令所不能爲者立縣辭且百楹子復聽民訟甚察然不自以爲明每諭之曰雖訟而直所屈多矣民愛信之怨闔裏止至今言治臨海者推子復云提點鑄錢將薦子復使之買鈔莫以職事相涉子復辭曰鈔非所產也提點刑獄薦得審察子復徑參吏部授兩浙運司物斛官而去近臣累言落州縣可惜始召爲詳定一司勅令所

刪定官遷國子監丞子復終日坐局治其細碎多所
更定後皆爲故實貴人弗善也遂坐考進士與知舉
力爭而罷久乃知全州時詹元善陳君舉任總漕事
首爲減月椿錢十三四子復又自減郡之凡費然後
戢預借寬省限商稅止取正錢帶納者蠲其大半輸
租得自槩量無斛面吏之一切聚歛略皆不用乃擇
其耆老學行俾師長其子弟而親執經講說其中曰
此古人所以富庶而教之也未幾承議卒民哭扶其
柩至境外數十里曰何時復此太守乎服除知濠州
未行紹熙五年明越大饑特令提舉浙東常平蓋於
是將用子復矣命下八月庚戌以病不起聞年五十
二官至朝請卽娶王氏封安人子曰渾將仕卽曰渾

曰漵女嫁從事郎新徽州歙縣丞林士裕進士林居易其二尚幼慶元二年四月丙辰葬金舟郡將軍陳灣嗚呼以子復行事考之豈所謂力不及歟然則不得盡其材而死者非力也銘曰孰爲任重累銖而稱孰爲道遠積步而行始士終聖級舉階升古人之學遠矣難明子復之志匪騰匪騫力其所難不以意言彼用者天彼成者年撫其已然斯銘此篇慶元三年月日撰

宋武翼郎新製造

御前軍器所監造官郡君墓誌銘

自名司顯吏之外碎曹猥局無不因人廢興其職任雖卑近而悻門弊冗更爲深遠而難治傲胥豪客之

所噬攫官人徒縮氣肯首反得善譽舊而自爲未嘗
無禍也君之子持正爲余言君監岱山鹽場時事曰
場監至賤也走書乞索日至州縣將有土木之事或
傭借夫力上司拋買提刑司所謂五分頭子皆於此
手取提鹽及州縣吏每年帳例緡錢千餘他所湏求
尚不預舊常使甲頭持狀名借於官謂之請本煎鹽
實剋亭戶錢以應諸費君初到受前官牒亭戶借欠
錢至六千百餘萬曰已豁其半矣昔吾受牒蓋不止
此君大驚曰鹽買可足耶陰白於州爲從上遏絕者
盡罷蠲之痛抑諸費甚不可免則買鹽有餘錢足以
當矣久之亭戶爭煮鹽中官君爲益買零鹽隨稱輕
重得錢增十八九右曹上其最進官者再焉君又禱

提鹽除紹興年借久亦且千萬自是亭民不復咨訊
始著新衣置家具君亦治教庾飾公廨內外堅好矣
岱山在明州昌國縣大海際居者數千君直其爭訟
島聚歡服不于守令曰自有岱山場未有也吏與甲
頭故為借狀者方大怨君竟訟君妄用鹽本錢有司
考君一任無借狀用四百餘萬雖買鹽之餘蓋本錢
也君無以解笑曰法當是柰何惟處置耳太守極諒
君無私得免然瀕於罪矣世常曰仕不舉職為可媿
然而有人之過有法之患夫法不為人計也所以待
有罪而已世不獨貪情不材而後得罪於法也廉善
有能亦未免焉人之情無以勸而法有所待則雖名
司顯吏將畏悔而不勇為者多矣况如君者亦幸而

免爾而猶勇為之夫合辟曹猥局之事無一不治而後得稱治其治之難如此然則余於君之事所以載之詳者非以君能監一鹽場為可傳也嗟夫君諱叔豹字隱甫姓邵氏溫州平陽人曾祖膺祖錫父倬贈忠訓郎君有逸氣通識從進士試不中募造戰船補官監吉州龍泉縣酒稅耻之不赴後數年乃監光化軍酒稅軍無由額惟視酒稅耗登十官九稱之以為常君既足郡經用又賑流民之來食者去且二十年余友王道父為守其人陳某計有某利曰往邵監稅能之後不能也又監鎮江府權貨務都茶場門總領使專酒事賴君材欲倍賣辭曰某之於麴蘖無異故不欺而已矣日增月長可也驟倍之使市皆化飲也

日無以見爲士者矣君不幸埋沒鄙事然其剛難屈
其正難狎所遇多敬禮之蓋亦有所蓄而然也既脫
岱山得監造御前軍器不及上紹熙五年六月十
五日卒年六十八十二月甲戌葬尚仁原娶周氏封
安人子持正持志女嫁林杓先卒次嫁朱至幼與浮
屠爲尼持正有籍春官工文詞用君遺恩調監台州
路橋酒諱弗肯稱手叙君行告曰始父常自課薪米
使持正學於先生今之爲先人榮者其不在此也銘
曰可俎豆也而下夷可陰覆也有杖之猶有可傳僅
毫絲若又泯泯當語誰慶元三年八月 日

沈元誠墓誌銘

古之所謂一鄉一國之善士者以其德限之而云也

後之所謂一鄉一國之善士者亦以其德限之乎未
可知也夫士毀簷隈巷敗衣縷褐耳然而專爲善之
責將以公天下俛後世其止於一鄉一國尚不能傳
而遠也不然則夷惠之流孔氏之門人何以垂稱焉
及其後也士以位爲善位之貴可以達於天下後世
而善之利始可以著於天下後世位所不達則士怠
於自脩而苟且以求安雖一鄉而已者一國而已者
猶病其乏也况不止一鄉一國乎就其不止一鄉一
國而世無孔子孟子復無以定其論於是高下之疑
誠僞之雜莫穎將爲幹實膚脆將爲堅成譬言之物焉
春種之不待秋而穫也嗚呼不限於德而限於位使
士不能如古人者其勢之然哉溫之瑞安縣有士曰

沈君諱大經字元誠余不知其一鄉一國之善歟抑
不止一鄉一國者歟余見其躬爲善之責其專位雖
不達而欲善爲善之利甚勤自君從父躬行兄大廉
本誠居敬尊紹絕學君閑而懋之通物以性成身以
行應事以理博書環傳皆究端極曲文短句亦中程
律瑞安稱多士君獨爲前輩宿老慰寵後進有所裁
正無不服從在家肅如也妻子族人化而不慢矣初
入太學司業博士皆傾下之已而用累舉授漳浦縣
主簿有故人爲其郡太守過君門請與俱行君不得
辭至未幾求監南嶽廟而歸紹熙二年正月辛酉卒
其十月某日葬來暮鄉余與山君既重其縣人縣將
有大慮必待君而後決君同其疾患時其闕蠹起而

謀諸新廟學補荒年修地利設水險備欠政故今盜
奪於海者自屏不近縣米賈歲來自海南米不大踊
復石崗斗門濬九鄉河渠年以不侵皆君所建畫也
雖古人自來於窮約者不必盡著爲善之利然而君
能專爲善之責操其實柄而庶幾豪髮之可以及人
其不怠於自脩而苟且以求安審矣曾王父曰惟欽
王父曰度父曰夷行孺人項氏先君卒子曰上達中
孚曰三畏早卒壻曰林尚友項迪孫男彌尊彌章彌
高彌堅彌邵餘未名孫女嫁章學詩上達請余銘君
之墓六年矣嗚呼君之善止一鄉乎鄉人銘之可也
何必其子孫不止一鄉乎當有達者記之矣余不肖
敢辭也上達固以請銘曰西峴原南堤宅伊沈夫